

緒言（節錄）

五、印度佛教的概況

現在簡略講講印度佛教的大概情形。

一般，印度佛教可分成幾個階段，這些階段都是思想上的發展，也是佛教型態的一種實現。

原始佛教：我們把佛陀時代的根本佛教及佛滅後的一百年間，僧團和合的時期，稱作原始佛教，這是佛教最單純的一個面目。

部派佛教：從上座部和大眾部開始分裂，稱部派佛教。它的分裂因素很多，一是思想上的，有進取與保守兩種思想。另外還有地區關係、時代的發展及一些人為的需要，所以有內、外在的因素。據說最後發展到二十個部派，但比較重要的還是上座部裡的說一切有部，他們的特色是說一切都是有的。

上座部的論師很多，他們在歷史的傳承裡面，地位較受到肯定。而大眾部則是經師較多，一般經師之名都不列入發展的過程裡，因為他們的經典和聖典都是結集出來。後來大眾部重方便和度世，常出新的經典，而與上座部不同。此部派所發展出的大乘佛教，在佛滅約五、六百年後，漸漸展示他們的力量；到龍樹菩薩出現，大乘佛教的勢力更占了優勢。但大眾部所遺留下的資料極少，就形成後人對大眾部的了解反而不多。另外，大眾部也分成好幾派，在考據他們方面較易遇到問題；上座部則因較規律化、學術化，而較容易考據。

大乘經典不只博大豐富，且極富藝術性，而部派佛教的經論則學術味道較濃。所以，學大乘者要有藝術細胞，否則不懂欣賞，因為大乘的重點不單在哲學的思想，更多在其精神。

佛也是阿羅漢，在佛的十號中便有「應供」，即阿羅漢之意。但佛所證智慧和阿羅漢弟子們在本質上雖一樣，量卻有差別。佛的量深，聲聞弟子的量淺，比如從門縫或洞口看外面、從窗口或走出去看，所看的空間雖一樣，但範圍就有大小。聲聞有如從小洞看，佛則如同在大門外看，虛空本質相同，量則有大小之分。

在《般若經》中有個比喻：有三獸渡河，河流（在此指法流或法海）一樣，但渡時的情況程度就有異。比如兔子浮在水面渡過，馬也一樣，但在岸的兩邊會碰到河床；而大象則是截流而過，腳會碰到河床。即《般若經》對三乘一聲聞、緣覺和菩薩，都用平等眼光看待，此為初期大乘佛教的觀念。發展到大乘佛教，對聲聞雖有點貶低，但並沒有完全否定他們，甚至肯定他們的涅槃境界是究竟的。就如三獸都過了河，故三乘都是究竟的。實際上，《般若經》是貫通大、小乘一部極重要的經典。講到這裡，主要告訴大家：佛和阿羅漢的境界不一樣，最主要是阿羅漢修行時間短，境界就淺；而佛要修三大阿僧祇劫。像阿羅漢，決心去修，三生到六十劫就能證到。

佛陀要強調大乘的重要時，常拿很多他過去世的故事，裡頭有寓言，有佛陀過去的行持，主要是在其精神。我們都知道，佛陀有一世做太子時，一次走過山崖，看到下面有隻母老虎很餓，身邊還有幾隻小老虎，母虎餓到要吃自己的小老虎時，太子為救牠們母子而捨身跳下讓老虎吃。在我們來說，養虎為患，虎死去不是更好嗎？太子養活牠們，不是會害人？但在菩薩的眼光裡，眾生是平等的。所謂「事事無礙」的境界，就是眾生平等，那老虎的生命和人不是一樣嗎？緣起本性空，那老虎活和人活還不是一樣？他那時的情況，最主要是眾生要死了，必須救活，這就是慈悲精神！如果不明其根本精神所在，就會覺得好像有很多問題。

所以，要了解佛陀的本生或寓言，還要去發揮他的那種精神。在他行菩薩道時，是強調慈悲心中的無緣大慈和同體大悲，並不是叫我們也一定要這樣做（如救老虎），而是要強調慈悲精神的重要，突出那難能可貴的行為。如老鷹餓了要吃鴿子，佛陀就割自己的肉給老鷹吃，此精神所在，許多大乘佛教的經典都有，但我們沒否定它的可行性，不可行性是因未達其程度之故。

有許多行為是我們想像不到，那些達到某種層次的人所做的事，有時真的無法了解。比方下棋，我們總喜歡和程度相等的朋友玩，否則對手棋藝高超，知道你會走哪一步，攻得你兵敗如山倒。所以，日本把中國圍棋分成許多段級，同級者才能夠比。這都是程度問題，比方布施，捐眼角膜很多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我們要了解這些是可能實踐的。在現今來說，還是先把握它的精神與理論所在，做不到的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精神、理論和價值。我們不能像佛以身餵虎、鷹，至少捐血總能做到吧？如果死後器官還能用，就應捐出給別人用。這種精神的本質是一樣的，只是量有深淺，也可看出大乘佛教所凸顯的精神。

六、信願、悲與智，三者莫偏廢

一般在實踐佛教的行持，入門有信願門、慈悲門和智慧門，即信行人、悲行人和智行人三種。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要這三者統一、融合，同時提昇到最高的境界。這三者須同等發展，但要完全做到確是不易。所以，我們常從經典裡發現到，某些經典特別強調其中的一項或兩項，如讀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和《觀無量壽經》，就發現其重點在強調信願—信行，一種信仰。不理阿彌陀佛是什麼樣子？西方淨土有多遠？總之你要相信，好好地念佛，發願往生，死後總有效果。這完全建立在信仰上，但過分地強調信願，很容易落入迷信，因沒有理論作基礎。

其實淨土宗並不完全如此，它是有豐富的宗教哲學，比如淨土便有很多種淨土的分類，說明阿彌陀佛的淨土是怎樣的一個淨土、往生時是怎樣往生、是否「帶業往生」等淨土哲學。這種信仰有了理論作基礎，就會堅固了。如果淨土法門的宗旨是念佛往生，這和天堂又有何分別？因此，從信願開始，尚需要智慧的理論來扶助，而主要的還要有慈悲心，否則不能往生淨土，因此三者要統一。

然而，一些經典都強調某一點。像《法華經》就講慈悲度世，《華嚴經》的重點在菩薩的境界，也講到度世、信願、慈悲和智慧方面。般若系統經典的重點則放在智慧，因「般若」就是智慧的意思。若喜誦《般若經》、《金剛經》和《心經》，而能夠從中體會到佛法的人，一般較接近智行人，即重智慧的啟發。喜念佛的人則較

傾向信願行，念〈普賢十願〉的人也屬信願方面。在這信願裡沒忽略另一種因素，就是慈悲。

如《華嚴經》中的華嚴三聖，中間的毘盧遮那佛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身，一邊是普賢菩薩，代表信願，也包含慈悲；另一邊是文殊菩薩，則代表智慧。二菩薩合起來就是中間的毘盧遮那佛，也就是佛陀的境界了。但這也不是說文殊菩薩有智無悲，而是其所表現的精神，是一種智慧的精神。普賢菩薩亦然，他所教的法門都屬信願行，然在〈普賢行願品〉裡有個極重要的觀念，他說「眾生有盡，我願無窮」，這大願就是由大悲心引發的。所以在《華嚴經》裡，他們兩位凸顯了佛陀完整的境界。

另一位重要的慈悲菩薩，就是觀世音菩薩。他發展到中國時是女身，而在印度卻是大鬍子的男身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女性比較容易發揮慈愛，比如母親在照顧孩子時，為孩子做了許多犧牲，她那無條件與無私的精神，就顯現出菩薩慈愛眾生的精神了。由此看來，每位菩薩都有其精神特色，如把眾菩薩的精神融合，就是佛了。當然，菩薩都擁有信願、慈悲、智慧三者，否則就不能成就菩薩的境界了，只是他在三者中比較著重某一點的發揮。所以，完整的大乘是信、智、悲三者俱有。

在成就菩薩道和佛道時，是以大悲為根本，從大悲心發菩提心，再以智慧為方便，才能提昇慈悲和菩提心而成就佛道。所以大乘佛教出現時，這些經典不斷湧現，裡面都包含這三者，而在強調某一者時並沒有忽略另外兩者。《般若經》就是凸顯智慧，比如《大品般若經》最後一品，講到一個菩薩要去親近一位善知識時，他那種精神純粹就是信願行。經中一段講到魔要障礙他時，故意把講堂弄得很髒，又使水都不見了。這位菩薩為了親近善知識，就割開身體的肉，拿血來洗淨講堂讓善知識說法，這就是一種信願精神。以今天來看，血怎能把地洗淨呢？在他認為，只要能將講堂洗淨就可不惜任何犧牲。所以，講智慧的般若經典也有信願行的現象。

我們現在修行，顧得了慈悲和一點信願，可能智慧就不夠了；或修信願法門，智與悲就不夠了。會如此，是因我們人的一種個性。若感情豐富的人，修信願或慈悲就較易入手；比較理智的人，就要從智慧入門。所以，要接引人入佛門，就要看其是重感情還是重理智？重理智的人較「冷」，可教導理性思想；重感情的人較「熱」，則要教一些信願方面的法。而慈悲亦屬感情。

一般信願行的人會想要佛菩薩的力量加持，有他力的觀念，這些求感應者多對自己沒有信心，自覺力量不夠。那些慈悲心特重的人，講到幫助別人就很喜歡，但這須有智慧，否則幫人不成反害人，我們叫「幫忙」一愈幫愈忙。如果是智慧行方面的人就比較理智，什麼都要講證據，對宗教的情操不夠，這樣學佛不夠完整。雖會得到某些好處，比如在哲學方面得些受用，但真正的受用就不易得到。因為許多修行和運用的法門，真的要信願、信心去接受，若能把信心建立在理智上就較完整了。

因此在修學時，對自己要了解，屬於哪方面就不妨把注意力放在那邊，只是不要忘記其他方面，否則天天拜佛、念佛，卻不知為什麼要拜？要念？有的說梵唄和儀式

很好，但為什麼要這樣做？為什麼要念經呢？求感應或佛菩薩保佑？有的天天念卻不懂得其內容，即使懂得一點也很危險，如瞎子摸象，故要完全懂。有的把經文背起來，拿來嚇人，說幾句便「《金剛經》說」、「《華嚴經》第某某卷說」。背誦雖好，但要消化、體會它，而使經念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。所以，行持信願行若有理論智慧在內，這種信仰就會堅固，這是佛教裡很好的法門。但要知道為何要往生西方、怎樣往生、往生後又怎樣都要搞清楚，否則念個什麼呢？

在我們進入佛門時，當然不可能一下三者都包含，但要慢慢從自己比較能運用的其一，把另兩者合在一起。喜歡研究佛法的人，莫忘了信願法門和發菩提心也很重要，因智慧入門的人很容易落入小乘性格，看看一些知識分子，多先為個人著想，只要自己活得好就夠了。大乘佛教裡，悲心是最重要的，悲行的人行菩薩道很熱心，常行利他，但智慧不夠的話，會變成濫情，這就叫作敗壞菩薩。修信願（感情）的人，最終要歸到理智去，否則其層次提昇不起來，故需要悲智的扶助。

學佛不要一開始就一門深入，這是我常強調的。比如一開始就說「我是修禪的」，結果就「慘」，這些人把自己先封閉起來，都不是大乘佛教的正常道。正常道是要信願、慈悲及智慧平衡發展，不能偏廢。如要運用某法門或某宗派，之前先要能夠涵蓋整個佛教的基本概念，從這完整的認識，才再往某方面作較深入的理解。因為有了基礎，當作較深入的理解或修持時，便不會忽略其他。如果從那兒又得到受用，就能夠開拓另外一個境界出來。

我們可翻看每一位開宗立派的祖師著作，哪一個不是涵蓋整個佛教的思想與系統？如印度的龍樹、無著和世親；中國的智者大師、賢首大師都是，他們都成為一代宗師。

當然，不是每個人都可成為宗師，但至少我們學佛要用比較完整的眼光去看。像《佛法概論》和《成佛之道》這一類的佛書，它們的涵蓋性就廣，如能把它們好好看完，對佛法就會有相當全面的認識，但這種認識是鳥瞰式的。

所謂鳥瞰式，是從高處看下，不是很清楚、很深入，但相當的完整和全面；有了全盤的認識，要往某方面深入時，就不會忽略緣起的道理。每個個體都必然與其他相關聯，但仍然都有它的獨特性。我們現在修習某一個法門，也可以與其他法門貫通。在深入某個法門時，因之前已涵蓋全部，就能用正確眼光來看世間和學種種法門；而在看一件事情時，也才會用多個角度去了解。所以學佛要得到受用的話，就要以這樣的理解去涵蓋。

我們都知道，大乘佛教的經典很多，每部都有它的特色及所要強調的，若能把這些經典看完是最理想。若無法，至少華嚴系統的《華嚴經》、法華系統的《法華經》；般若系統的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大品般若經》、《小品般若經》，或和《般若經》有關係的如《維摩經》等，都能看過。若唯識系統、真常唯心也知道，當然更理想；若辦不到，也要知道這些經典的精神與特色在哪裡？那些深入研究而有所體會的人，他多少就領略到這些經典的特色、法門的作用和它所能感化的

眾生是哪一些等。我們如果有辦法深入，能夠把所有的經論看過一遍，乃至從原典上去體會，那是最理想，不然也要從多方面去涵蓋佛法。

印順法師在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，有很多著作，比如《妙雲集》上編就是經論的講記，裡面就有大乘佛教的三個系統：性空、唯識與唯心系統，經和論都有。他講解這些經論，最主要是要把它們的精神和中心思想凸顯出來。假如沒有機會閱讀原典，至少都要把這些閱讀一下，那就會了解大乘佛教的三系。另外印順法師也說過，我們進入佛門或者修學菩薩道，要有所謂的「信願、慈悲、智慧」，所以在學佛方面有學佛三要，三個要門，若沒有把握這個方法就可能形成本末倒置的現象。像前面說過的吃素問題，為了吃素和父母爭吵。它本是好事，可培養慈悲心，亦是信願法門，但沒有理智來引導就出了問題。

在印順導師的著作裡，這些法門的運用，他都剖析得很清楚。我們在修學的時候要注意，如果把佛教當學術來研究，對身心氣質的改變與解脫是幫助不大的，最多拿到佛學博士學位。那當了博士有用嗎？有，至少是個博士，但對自心有作用嗎？這就要看他是否能真正地運用？日本有很多學者，都真的從佛法中得到很多受用，並在生活中實踐。

很多博士進入宗派設立的學校服務，在信仰裡面有了佛教的基礎；有些是在研究後，受到佛學思想的熏陶而改變自己。所以在理智、學術方面，還是可以得到受用。如果當學問來研究，像研究物理學；或讀這個學位只是為了當大學教授及生活有著落，那就離佛法甚遠了。所以，大乘三個要門怎樣去發揮、怎樣平均發展，都要了解。即使做不到，可以偏重，但絕不可偏廢！

般若系統的經典重視智慧，但法門行持中也沒有忽略其他。行持任何法門，若無智慧的引導就容易走偏差。所以，在修行時要有智慧與正見的引導。但要修智慧也不容易，需要一段時間，所謂「多聞熏習」，從中得到理智判斷力。通過佛法的認識，先把自己的胸懷放大，從多方面、多角度去了解佛法，才容易掌握到中心點。現在學佛的人多，但真正掌握到中心點的並不多。因此，有人學佛一段時間後，信心還建立不起來或者頭腦還亂糟糟，而佛法的知識道理懂很多，就是差一條線把它貫通。

《心經》的智慧是非常高的，如能從中體會到智慧則受用不淺。現在只是以文字和你們講講，真正的智慧還是要大家去體會。你了解以後，怎樣運用它，這才是比較完整和究竟的。